# 大胆的炮友

话说那是我在ｋｔｖ当店长的时候，她是常来店裡消费的妹妹（在酒店当公关的）。老实说，怎麽跟她搞上的，我到现在还不清楚，合理的解释就是——酒醉误事。不过她也满上道的，很清楚我们的关係只是「炮友」，既然彼此对那档子事有共同的偏好和共识，所以彼此也乐得平和地维持着这种关係。

话说当天，我们两个都休假，又不知道要做啥，吃过晚饭后，买了两瓶高粱和小菜，去她的租屋处（上班小姐９９％都是自己租屋）……（此段略过，只是平凡的看电视、天马行空、喝酒划拳……）

时间来到大约凌晨两点，或许是因为那天气氛不错吧，彼此都有点ｈｉｇｈ了，她提议玩「国王说」（一如看官们所料，两个人到最后都已经脱得一丝不挂了），没想到她不肯就此停住，还要继续玩。（靠！玩就玩，藉酒壮胆，谁怕谁啊？）

第一次我赢了，我叫她出去敲隔壁那间的房门。嘿嘿！（她是租「阿帕斗」的，每层楼大概有十几间套房）

第二次我又赢了，这次我叫她去敲走道最尽头那间的房门（两间房间大概距离１５公尺）。但是第三次我输了，没想到，她竟然叫我去电梯门口站五分钟！（哇靠，虽然是凌晨两三点，该睡的都睡了，上班的也还没下班；虽然是藉酒壮胆，不过五分种耶！）

我坚持不干，没想到她竟然用激将法，外带酸熘熘夹杂生气＋恐吓的口气，说一定要去（反正她就是要把我整回来）。唉！愿赌服输，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改成三十秒，我只好硬着头皮，有点不爽的去到电梯门口，罚站。（各位看官，你们可知道那三十秒……比三十年还难熬！）

三十秒到，既然站都站了，我脸上带着一丝不悦，索性用走的回去房间（电梯到她的房间，中间还有大概六间），只见她探出头还有上半身，好像一副她终于赢了那样的表情笑着。

不过，她也察觉到了我有点不高兴的表情，等我进了房门，门都还没关，她就扑到我身上，撒娇的一边说：「不要生气啦！」然后一手勾住我的脖子，另一隻手＋嘴唇＋舌头＋两个奶子＋大腿……就这样的整个贴在我的身上磨蹭。（她奶奶的，她似乎使出浑身解数般的极尽煽情挑逗之能事，就是要我不要生气。）

喔！穴！这个时候谁还会有火？谁还生气得了？当下全世界，可能只剩下我兄弟气得青筋爆现而已。当然，她不会不顾我兄弟的，只见她慢慢往下跪着，屁股坐在脚跟上，然后……

然后她竟然用电视广告上妈妈在跟小孩子玩的那种说话口气对着我兄弟说：「抵敌啊，我跟你说喔！你要乖，不要像葛格那样不乖，这样我才会爱你。」说完冷不防就轻舔了一下（靠！虽然我还在装酷，不过我很清楚差不多快毁了），然后一连串的吹、吸、含、舔……毁了，毁了，终于毁了！

我把她拉起来，让她双手扶着牆壁，就这样从后面插了进去，她也用一声很销魂蚀骨的淫荡叫声回应我（当然没有很大声，因为门没关，半掩而已），随着我抽插的速度加快，她也直喘得「哼哼啊啊」。

这时我突然心血来潮，把门全打开，扶着她的奶子，把她转向正对着门想把她推出去。不过她双手撑住门框，不让我推出去，我索性勐力地顶了两下，她手一软，我就顺势把她顶推到外面的走道上了。

她的双手撑着地板，屁股翘得高高的，我每顶一下她，就往前一点；我每顶一下，她就往前一点……就这样不知不觉的，竟然到了电梯外面。

这时我竟然闪过『反正我没住这裡，也没人认识我』的念头，不管了……就这样在电梯门外做了两三分钟，我把她拉起来，让她斜靠在逃生梯的扶手上（逃生梯正对着电梯），一手抬起她的腿，这样又做了一两分钟。

我把她转过来，她的双手扶在电梯的门框，正对着电梯，我叫她按电梯（哇靠！她真的按了耶），只见电梯从一楼上来了（虽然那个时间应该没人，但是心想：『你住这都敢了，我还怕个屁喔！』不过当下心裡真的七上八下的）。

电梯到了，门打开……还好没人，不过门打开得时候是一面大镜子。（老实说，当时看到镜子裡的我们，真的有给她好笑。）